

王小波要是活到今天就发财了

每年春天,我们都纪念张国荣,纪念海子,纪念王小波。这当然很俗气,但是和我们更俗气的生活相比,这三位已经有一点脱俗了,这么多年过去,他们的形象,仍然远高于我们的生活。

王小波1997年4月11日去世,2017年4月11日是他逝世20周年。那一年我看到一本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烂书在攻击王小波,就找王小波的书来看,这不但让我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摆脱了那些思绪的纠缠,也是我真正摆脱教科书,走向独立阅读的开始。

如果不死的话,王小波到今年也不过65岁。他在1990年就能自己写打字程序,使用电脑来写作,在今天,65岁的他,一定能玩转新媒体。他会开一个公号,或者和李银河老师合开一个。他的粉丝可能会超过很多现在正火着的名人们。



我想说的是,他一定能靠写文章挣到很多钱。他的文章值钱,在他去世后,他的书不断再版。1992年,他在香港出版了几本书,《黄金时代》也在台湾出版,这给他很大信心,这一年9月,他正式辞去教职,做自由撰稿人。

1992年是个什么年份?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,中国重新启动市场化改革进程。但是,对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说,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。1992年,王小波写

东西很顺,他已经进入了自己创作的高峰,这从当年的《黄金时代》就能看出来,但是,当时要靠写文章养活自己,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。

要到1994年,作为市场化媒体代表的都市报才开始陆续诞生;要到1995年,《三联生活周刊》才会复刊,朱伟接手这个杂志,开始请王小波写专栏。

一个作家,如果要真正独立、自由地写作,就必须在经济上获得某种独

立。王小波去世后,李银河写了一篇《浪漫骑士?行吟诗人?自由思想者——悼王小波》,但是,一个“自由思想者”意味着什么呢?最重要的,也许就是有一些钱。作家不需要多富有,但是,更重要的是,自由与生存,对他来说,不能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。

对作家来说,最理想的状态,是一个人仅仅依靠写作和稿费就能养活自己,这是最体面的生活。王小波要做一个思想上的个体户,他比时代领先了三五年,那些能够发稿费的媒体,还在酝酿之中。1992年到1995年,是王小波创作欲最旺盛的时期,但是,也许是他经济上最艰难的时期。

他的文章以复印本的形式流传,能满足他渴望认同的心理,但是却不会带来一毛钱的收入。作为一个读者,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,如果他不需要写那么多,没有那么劳

累,也许就不会那么早去世了。他本来可以慢慢写,不用那么着急,这不但能让他活得更久,也能写得更好。

中国媒体的市场经济在他去世后开始繁荣起来,出版业也开始活跃,除了稿费,出版社开始付给作者版税。到了2000年以后,一个作家,如果书足够畅销,甚至可以真正步入富人的行列。作为一个群体,写作者的经济处境在市场经济下大为改观。

作为中国作家中最早的电脑爱好者和使用者,王小波没有等到他最好的时代。

在他去世20年后,中国迎来了自媒体时代,一个人可以靠东拼西凑“做号”,就能月入几万。互联网时代的写作,不但来钱更快,也给写作者带来一种新的自由。它真正让“自由思想、独立写作”成为了可能,可以说,王小波当年

的理想,最终因为技术进步而部分实现了。

当然,如果王小波能活到现在,也会遇到一些新问题,作品畅销带来的财富,可能也会让他困惑。他的形象,某种程度上因为早逝而更加完美了。在今天,甚至王小波提倡的“特立独行”都会成为一个卖点,一种潮流,但真正的“特立独行”仍然不容易做到。王小波活到今天,肯定发财了,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作家之一,但是他又会如何看待这种局面?

我们今天纪念王小波,确实应该注意他作为“写作个体户”的开创意义。而对新时代的写作者来说,则必须做更进一步的思考:到底什么状态才算是真正的“自由思想”和“独立写作”?摆脱了传统体制的写作者,在金钱的诱惑和受众的追捧面前,如何做到真正的独立? (据《新京报》)

我所认识的马玉涛

歌唱家马玉涛不仅姓马、唱马,还曾养马,一生与马结下不解之缘。

马玉涛1936年出生在山西省保德县,从小家境贫穷,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格。14岁时她参军到绥远军区文工团工作。在团里担任独唱、合唱,还打过扬琴,管过服装,领导让干什么她都会干得很好。

有一次,领导安排她去骑兵部队工作一段时间,她来到离包头不远的骑兵部队。在虚心向战士学习的同时,她也喜欢观察马,了解马的习性,与马进行耐心地沟通。渐渐地,她喜欢上了这些无言的战友,并和它们成了朋友。她喂的马膘肥体壮,她管理的马井井有条。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一些经历,每当谈到马、唱到马,她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后来,马玉涛调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工作。她依然是干一行爱一行,不干则已,干就干到最好。她除了在本团演出外,还经常到前线、边防、



火华与马玉涛(右)

就灾一线慰问演出。她说:“我不是海参、燕窝,我是老百姓喜欢的窝头咸菜。只要群众需要我,我都会去演出,我的任务就是为人民群众服务。”

在业务上,她虚心向老师学习,博采众家之长,丰富自己的演唱技巧,渐渐地形成了自己的风格,成为大家最喜欢的歌唱家。上个世纪,马玉涛的名字家喻户晓,由她演唱的歌曲很快便在全国广为流传,如《见了你格外亲》《老房东》《众手浇开幸福花》等等,让

人最难忘的是她的《马儿呀,你慢些走》,真是百听不厌。她的歌声悠扬婉转,声情并茂,荡气回肠,把对祖国大好山河的赞美表现得淋漓尽致,所有听过她演唱的人无不为之感动,这首歌也成了风靡一时的作品。

一路走来,马玉涛硕果累累,成就非凡,她先是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金奖,后又在一至四届全军汇演独唱比赛中获一等奖,她是国家一级演员、歌舞团副团长、全国人大代表、三八



黄河赠予火华的书法作品

红旗手等等。在那个年代,哪里出现一个好歌手,常常被人说成是哪里的马玉涛,被认为是一种很高的荣誉。当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中就有一位“草原马玉涛”,走到哪里都特别受欢迎。

在全国音乐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,我和马玉涛都是解放军代表团成员。马玉涛发现我喜欢书法,便说:“我不会写字,我领你见个人,他的字写得好。”说着,她拉着我来到一个房间,这里住着音乐家、书法家、空政文工团团长黄河同志。黄河是当年抗敌剧社的成员,为歌剧《董存瑞》、电影《女飞行员》写过音乐作品,是全国文联委员,

资深书法家。马老师进得门来,没有和周围人打招呼,直接把我介绍给黄河。“这是内蒙古军区的词作家火华同志。来,你给他写幅字吧。”说着,她便忙着裁纸、倒墨,还催着黄河快点写。

这么熟悉的语气,他们是什么关系呢?我向马玉涛打听。马老师笑了:“这一点我忘了告诉你,他是我丈夫。”话一出,引起屋里人一阵欢笑。

黄河给我写了一个条幅《竹雨松风梧叶 茶烟琴韵书声》,马玉涛又让他写了第二幅字《笔墨当随时代》。她把第一幅字举得高高的给我看:“你看行不行?”说实在的,这幅字写得太好了。黄河的

字我在不同场合见过多次,这次给我写的是上乘之作,潇洒飘逸,超然物外,不经意间透出仙风道骨和浓浓的书卷气息。回到家后,我把这幅字挂在卧室,百看不厌。黄河在书法界名次不一定靠前,但是这幅字堪称经典,我是把它当成字帖来临习的。每次欣赏总能从中学到一些东西,当然也会想起黄河、马玉涛,想起那可爱的瞬间……遗憾的是,在我写完这篇文章时,第一幅字怎么也找不到了,只好把第二幅字拿出来与大家共享。

文/火华

